

洛陽伽藍記



編三刊叢部四

洛陽伽藍記

(23723.1)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每部二册定價國幣玖角壹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地

國

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
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
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
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
觀盛一千餘間交䟽對雷青臺紫閣浮道相
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
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

馥至正先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荏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青鳧白雁浮沈於綠水礚礚春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子時金

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
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
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
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
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
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躋班馬而孤上英
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
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者若登孔

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
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
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
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
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
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
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
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
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

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
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
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
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
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
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戎
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
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
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
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
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
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
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銜之
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
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師公二寺
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

建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
並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
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
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
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頽
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
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
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
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

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
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
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
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
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
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
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
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
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

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
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
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
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
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
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
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
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戊三年不
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
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
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
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 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

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週
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
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
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
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
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
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

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甲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

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
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
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
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
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
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
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
老嫗瓮注坂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
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

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
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
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
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
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
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
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
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

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
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
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
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
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
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並在報恩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
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之與

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
神龜中常景爲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
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
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同土中
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
世光宅 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
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
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彫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
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
命乃睠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
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
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
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

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
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
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
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令公主啓
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
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
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
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
正光元年至都久閭阿那肱來朝執事

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可班舳舻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

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
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
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
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
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
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
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綵屏
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
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

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
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
万候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
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
獅子必伏可覓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
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
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
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

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
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
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胡以波斯道遠
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
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
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
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
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

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
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
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
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
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一年
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
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
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

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挑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

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
太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
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爲攘
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
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
木爲攘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
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
御道西雍爲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

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
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
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轆轤週通僮
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
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
文物成行鏡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
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
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
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

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
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
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糲食亦常無肉
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
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
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
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
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
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

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
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
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
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原聞此
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
中甘里里內荀穎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
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
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
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

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
何徃曰徃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
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
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
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
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
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
言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閣也延熹九年桓

帝祠老子於躍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
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
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揔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

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
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
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
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
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
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
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
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
又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釋於下省孝昌元年

太子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輳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

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
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
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
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
莊帝謀煞尔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
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
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
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
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

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
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遶
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
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
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
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
尔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
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
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

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
徽初投祖仁家賁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
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
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
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黃金二
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
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
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
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歛服云實得

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
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疋盡送致
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
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
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
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託夢增
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
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
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
闍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
稱英雄門有三層浮屠一所工踰昭義宦
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
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
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
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
起祇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
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
仰真容浮屠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
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
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
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
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
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機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

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實寶公曰把粟與鷄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尔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

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
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
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
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
如初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衍
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
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
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
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佛真口
六
五隱堂
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西
刺史隴西王允朱天光搃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寶光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
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工
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
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或
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風儀詳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曜首寶玉鳴

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
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
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
席絲桐發响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
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郟焉是以入或室者
謂登僊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清拔
之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
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
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人

譬之山濤及介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
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
陽大市周迴八里市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
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
靈僊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
侯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
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
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

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旰食延

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
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
成列延伯危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
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
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
無全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
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
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
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

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鐘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万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

之卽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
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
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輻車爲
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卧巖因
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
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
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
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
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着

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
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
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
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
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
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
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

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
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
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
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
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
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悟覺心
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

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然
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長幼
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
異遂改準財爲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
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
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
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
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
不聞犬豕之食糶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

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
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
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
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青
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
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
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
箎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
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箎

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
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州多無政
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
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琛語人云蓋臺若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
畫卯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
於後園牕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

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
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
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
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竒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蜀珠璣冰羅霧
縠充積其內綉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
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
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

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咲曰卿欲作表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

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
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
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
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
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
息以爲蓬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
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也綠萍浮水飛梁跨閣
樹出雲咸皆啣啣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畧兄弟四人並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寬雅文學優瞻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尙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
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
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
本朝叙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
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

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
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親比 畧始濟淮明
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
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
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
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
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
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

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
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
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
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自
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
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
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嘆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
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升碑云面水背
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
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
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遺
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碑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升以
木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
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
經適茲藥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憇之房廡連
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
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
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
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
大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

提拔陀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
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
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强大民戶殷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栴榔從扶南
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
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
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而居

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大
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
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煞寺西
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
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
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待物
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佛
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暉榮
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

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
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
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
沙門論議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
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
臾彌寶坐末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坐
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
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末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

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
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
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
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
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
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
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
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
陳騶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

此則城西响鐘寺塔四景分橋西有千木
 寺此寺在千木因以為名昔都水使石
 陳勝明造今橋天一千餘年修之

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
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
張車擲刀出樓一大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
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
為光風園苜蓿生焉

疑圓寺闍官濟州刺史賈瓌所立也在廣莫門

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
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爲
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
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
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高景殷
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
朝士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
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

瓮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
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
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閤華
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
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
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
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
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
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

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
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
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
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
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
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
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
爲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
城其城自立王爲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土谷

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
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
用牛耒耜而田 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
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
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
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
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
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

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糜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

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鷄幘頭後垂二尺生
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
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
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
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
劈面爲哀戚髮長四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
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毗盧旃
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國沙

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毗盧
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
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
毗盧旃鳴鍾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
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
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
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
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
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

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
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
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
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
陀國界西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
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
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
值龍忿怒呪煞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
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

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卽
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
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歆側長坂千里懸崖
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
險峻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
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
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
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
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

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
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
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
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
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
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噉
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
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
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

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
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
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
四十步周迴以氈氍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
以四金鳳凰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
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
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噉噉國王妃亦著錦衣
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
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與之

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煞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嚙啞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

兩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
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
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
嶺土田嶢峩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
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塲國鍊鎖爲橋
縣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
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
烏塲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
數千民物殷阜足臨淄之神州原田膾膾等

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
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
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篪簫備有日中
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斂刑唯從空
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
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地肥美人物豐饒百
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鍾聲遍滿世界土饒
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
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

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
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
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
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
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
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
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
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

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濕
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
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新乍
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
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
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
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
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

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籠從危岫入雲嘉木

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
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
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
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折
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
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
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
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熾已扇
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

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
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
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
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
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
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
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
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媼媼之
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

子供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
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
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
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
發午至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
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
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
國王與渥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傳之隔
山嶺有婆姪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

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
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
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
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歎嗟所
滅遂立勅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
凶暴多行煞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
人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
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剌賓爭境連兵
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

手持刀植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
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
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
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
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
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
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
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
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

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嗷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

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至辛頭大河
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
二年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
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
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
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
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
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
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

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
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
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
亦有塔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
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
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
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
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
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

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陛階砌檣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

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
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
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
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
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
所燒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
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
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
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

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輾轡絞
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
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
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
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
此塔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
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
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
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理之上種

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
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
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
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
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
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
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
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
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

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
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
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
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毗王塔宋
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
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屠
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
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昆王救鴿之處亦起塔
寺昔尸昆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

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
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
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
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裝十三條以
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
甯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百
人不舉值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
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

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
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
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
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
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
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
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
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
年二月始還天闕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

佛皇王
女隱堂
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

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
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
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
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
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
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栖禪寺

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
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
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
載之

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終

各別如北... 卷第五終

漢文

有... 南關口... 嵩山...

跋

洛陽伽藍記隋唐以下著錄均五卷惟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作三卷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亦同或原有別本今已失傳近世存者以如隱堂本爲最古其刊版當在明代嘉隆之際是本卷二闕第四第九第十八等葉均寫補毛斧季獲見是刻卽已言之世間存本無不皆然蓋殘佚久矣古今逸史漢魏叢書中均載是書各家所補三葉大抵從之傳錄文字前後悉相銜接必同出一源也史通補註篇謂書舊有註顧千里疑原用大小字爲別後世連寫遂混註入正文錢塘吳若準重爲編次釐定綱目蒐據衆刻校其異同成集證一卷世稱善本然仍有人議其不免混淆未盡塵障朱紫貴序舉其所據校者以如隱堂本爲首余取以對勘與是本互異者凡百數十字吳氏均未指

出疑所見或亦為傳錄之本因札錄附後其足以糾正是本者亦不少云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春三月海鹽張元濟

宋縣日家書集錄外其異同與集錄一卷附錄善本然亦有人小字欲與錄世無以疑此諸人五文或與吳卷半重似歸文意避必同出一處世史無辭指錄附書書者指顧千里錄風田大中以錄長書各為札錄三葉大冊錄之詞為文字而於歷林書曰言之世間亦本無不得然錄錄為人矣古今盛史與錄錄書本卷二關第四葉式錄十八卷葉似與錄手卷卷錄具呈錄明我世亦書以破劉堂本欲量古其汗煩當亦世外虛想之謂也志於三卷與乃刺九世善堂書目亦同與風首同本今日夫聯各圖而盡其前觀以不善錄以正卷辭宋史藝文志准實錄書

題

洛陽伽藍記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如隱堂本

吳若準本

序 一 前二

並理在人區

人作寰

前四

而義兼天外

外作下

前二

上大伽藍

上作止

後三

魏晉曰清明門

清作青

後二

高祖數詣寺沙門

無寺字

論議

一 三 後一

撰集其事

事作議

前五

即共穆結異姓兄

即下有日字

弟

六 後九

餘官如故

無此四字

七 後一 已有陳恒盜齊之

恒作桓

心

八 前四

謀魏社稷

魏作危

前九

今家國隆替

家國作國家

九 前七

江淮子弟五千人

人下疊人字

莫不解甲

十一 後九

易稱大道禍淫

大作天

十三 後二

領軍將軍元义

义作义

後四

元义專權

义作义

义是江陽王繼之

义作义

卷六 葉六

子

吳善舉本

後六

拜义為侍中

义作义

後九

遂誅义等

义作义

元义誅日

义作义

十六

後四

飲水庇陰

陰作蔭

十七

後一

莫不黃門之養息

不作非

也

十八

前四

中書舍人王翊

翊作翊

十九

後三

梁州刺史尉成興

梁作涼

二十一

後八

世稱三公祖幹宣

公祖作祖公 幹下

□其羽翼

有仲字

二

一

前五

銘云

云作日

二

後五

授徐州刺史

授作除

五

前三

南北而行

南作西

前四 魏朝時馬市 無朝字

後三 蓋見北橋 北作此

八 前七 分宣 分作介

九 前一 花林芳草徧滿階 草作卉

墀

十 前三 聞懷塲慕勢 塲作輒

後四 陳留侯李崇 無侯字

十二 前二 蹭蹬蹉跎 下有空格

前五 煙花露草 露作霧

前九 白鷗 鷗作鶴

十三 後七 死亡塗地 地下有至字

後九 江淮子弟五千盡 千下有餘人二字

被俘虜

十四 前七

逼禪與廣陵王恭

禪下有位字

前九

見元义秉權

义作义

十五 前五

左右士人

士作壬

前九

自惟薄寡

薄寡作寡薄

後一

豈宜仰異

異作冀

後九

不敢仰承

敢作能

十六 前二

凡恭讓者二

二作三

前九

海內庶士

庶士作士庶

後七

劉季明議云

云作曰

十七 前六

太行領

領作嶺

十八 後一

在青陽門外

青作清

後七 出青陽門外三里 青作清

十九 前三 初從蕭寶夤歸化 寶作保

後七 正朔相承 相作之

二十 前四 不可改變 改變作變改

十六 前五 見逆人倫 見作背

前七 未沾禮化 沾作沾

後三 何為不遜以以至 以字不疊

于此

後八 呬啜蓐羹 蓐作鱒

二一 前三 倒騎水牛洗湘江 洗作沅

漢

前七 北海尋伏誅 尋字在北海上

一二一 前三 元慎情尙卓逸

情作清

三一 後八 尙書祠曹錄

祠下有部字

後九 于時金花映日

于時作於是

二一 前九 輻輳其門

其作在

後一 籍甚當時

籍作藉

後五 後遷國子祭酒

後作復

三 前六 後徵爲中書令

後作復

後五 元义秉政

义作义

四 前四 至於六齋

六作大

六 後五 肅甚愧

甚下有有字

七 前一 羊肉酪粥

酪下有漿字

八 前三 元义欲爲之設茗

义作义

八 前四 不曉又意 不曉 又作又

九 前六 元义與舉坐之客 义作义 義字

六 前八 報恩寺 恩作德 德字

四 後三 决决清洛 决决作决决

後七 □函下風 函作夏

九 前二 晉景彫嚙 晉令 彫作雕

前四 永懷寶定 寶定 寶作保

十 前二 王公特進之下 無之字

十一 前四 侍中李或 或作或

十二 前三 后令紇問其姓名 后下有即字

一 後五 起火手持刀 無手字

二 後九 及刀兵之屬 刀兵作兵刃

十三 前二 太市北奉終里 太作大

後二 居止第宅 第作弟

十四 前一 高陽一日 日作食

後四 士原聞此 原作康

四 一 前九 第宅豐大 第作弟

二 前一 太將軍 太作大

後九 至太原王第告云 第作弟 云作日

三 後四 懷壁其罪 壁作璧

四 後四 至於六齋 六作大

後六 帝夢金神長丈六 神作人

五 前九 心機通達 機作識

後八 寶光寺在西陽門 寶光作光寶

外

六 前一 今為寶光寺也 寶光作光寶

後六 在寶光寺西隔牆 寶光作光寶

並門

七 前一 金玉垂輝 玉作碧

後二 或性愛林泉 林泉作山林

後四 絲桐發响 响作響

九 後一 謂伯牙之失鐘子 鐘作鍾

期

後九 逢路賊盜飲之 賊盜作盜賊

十一 後二 僧俗長幼 僧作道

十三 後九 犛獨不見牛馬之 馬作羊

衣

十四 前三 王侯第宅 第作弟

六 前五 觀其廊廡綺麗 廊作殿

前七 朱荷出也 也作池

後二 元义專政 义作义

十五 後二 凡見禮敬如親比 禮敬作敬禮 比下

□略始濟淮 無空格

後七 既見義亡家 亡作忘

正 十六 後二 僧徙千人 徙作徒

十七 前三 是以溫子升碑云 無碑字

十七 前四 環所居之堂 環作懷

後六 盡天地之西垂□ 垂下無空格

績紡

垂不辨空替

十八 前九 皆因城廓而居

廓作郭

十九 前三 恆來造第

第作弟

五 十六 後七 迭相幾刺

幾作譏

二 後九 今城是土谷渾

土作吐

四 前六 剪髮劈面為哀戚

劈面下有以字 劈

十五 似當作務

後七 見之者無不回向

無作莫

後九 非皮非莫能審之

莫上有空格

六 前九 陰陽運轉

運轉作轉運

十四 後九 王妃出則與之

與作輿

九 後九 嘉木靈芝

木作禾

十 前四 拆骨爲筆 拆作折

前五 拆骨之處 拆作折

後二 山項東南有太子 項作頂

石室

十一 前二 其次第相對 第作弟

後五 遂立勅勲爲王 勲作勳

十六 前二 王公卿士 無士字

前八 爲尸昆王救鵠之 昆作毘

處

前九 昔尸昆王倉庫爲 昆作毘

火所燒

十七 前三 始見其相容顏挺 無其相二字

十三 前二 特製其琳容顏班 誠其琳二字

後八 北却山上 却作芒

後九 有元領軍寺劉長 秋下有空格

秋嵩高中

前八 徵伐吳王莽倫之 吳增思

十六 前二 王公賦士為家賦 誠出字有以字 勞

前正 教立縣煥燄王 煥明燄

十一 前二 其夫復辭樓 漢中錄

後九 不室 其土

六 前二 由京東 許太子 許明

前正 許骨之 許明

十 前四 許骨之 許明